

卷十二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編號 D86218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警世通言

不自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
 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濫詞大傷雅道本
 茲刻出自平平問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
 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
 三桂堂王振華謹識

今日抑且有孫兩代甲科僕送甚衆旧居火焚之餘
安頓不下暫借察院居住起建御史第府縣都來助
工真个是不日成之蘇雲在家奉養太夫人直至九
十餘歲方終蘇泰歷官至坐堂都御史夫人王氏所
生二子將次子承繼為蘇雨之後二子俱登第至今
閭里中傳說蘇知縣報冤唱本後人有詩云

月黑風高浪沸揚
平波往復皆天理

黃天蕩裡賊猖狂
那見兇人壽命長



第十二卷

范猷兒雙鏡重圓

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
休謾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霄
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日子彎彎照幾州
這首詞末句乃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南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為宣
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

帝北去康王泥馬渡江棄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
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俱怕韃虜都跟隨車駕南渡
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
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其中又有幾
個散而復合的民間把作新聞傳說正是

劍氣分還合

荷珠碎渡圓

萬般皆是命

半点尽由天

話說陳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
娶妻崔氏頗有容色家道豐裕夫妻二人正好過活
却被金兵入寇二帝北遷徐信共崔氏商議此地安



身不牢收拾細軟家財打作兩個包裹夫妻各背了
一個隨着眾百姓曉夜奔走行至虞城只聽得背後
喊聲振天只道韃虜追來却原來是南朝殺敗的潰
兵只因武備弛軍無紀律教他殺戮一個：膽寒
心駭不戰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搶擄財帛子女一般
會揚威耀武徐信雖狀有三分本事那潰兵如山而
至寡不敵衆捨命奔走但聞四野號哭之聲回頭不
見了崔氏亂軍中無處尋覓只得前行行了數日歎
了口氣沒奈何只索罷了行到睢陽肚中饑渴上一
个村店買些酒飯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如往昔

沒有酒賣了就是飯也不過是粗糲之物又怕衆人
搶奪交了足錢方纔取出來與你充飢徐信正在數
錢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徐
信且不數錢急走出店來看果見一婦人單衣蓬首
露坐於地上雖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彷彿徐
信動了個惻隱之心以己度人道這嬭人想也是遭
難的不免上前問其來歷婦人訴道奴家乃鄭州王
氏小字進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亂
軍所掠行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脚俱腫寸步難
移賊徒剝去衣服棄奴於此衣單食缺舉目無親欲



尋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在亂軍中不見了
妻子正是同病相憐了身邊幸有盤纏娘子不若儘
時在這店裡住几日將息貴體等在下探問荆妻消
息就便訪取尊夫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婦人收泪而
謝道如此甚好徐信解開包裹將幾件衣服與婦人
穿了同他在店中吃了些飲食借半間房子作一塊
兒安頓徐信慇、勤、每日送茶送飯婦人感其美
意料道尋夫訪妻也是難事今日一鰥一寡亦是天
緣熱肉相湊不容人不成就了又過數日婦人脚不
痛了徐信和他作了一對夫妻上路直到建康正值

高宗天子南渡即位改元建炎出榜招軍徐信去充
了个軍校就於建康城中居住日月如流不覺是建
炎二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天色已晚婦
人口渴徐信引到一个茶肆中吃茶那四中先有一
个漢子坐下見婦人入來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
目不轉睛婦人低眉下眼那个在意徐信甚以為怪
少頃吃了茶还了茶錢出門那漢又遠、相隨比及
到家那漢还站在門首依、不去徐信心頭火起問
道什麼人如何窺觀人家的婦女那漢拱手謝罪道
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詢徐信怒氣尚未息谷應道



有什麼話就講罷那漢道尊兄倘不見責權借一步
某有實情告訴若还嗔怪某不敢言徐信果然相隨
到一个僻靜巷裡那漢臨欲開口又似有難言之狀
徐信道我徐信也是个慷慨丈夫有話不妨尽言那
漢方纔敢問道適纔婦人是誰徐信道是荆妻那漢
道娶过幾年了徐信道三年矣那漢道可是鄭州人
姓王小字進奴麼徐信大驚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
道此婦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散不意落於君手徐
信聞言甚跼蹐不安将自己虞城失散到睢陽村店
遇見此婦始末細、述了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

初不曉得是尊閻如之奈何那漢道足下休疑我已
別娶渾家舊日仇儷之盟不必再題但倉忙拆開未
及一言分別倘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死亦無恨徐
信亦覺心中凄慘說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處不可
通情明日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別娶可携新聞同
來作個親戚庶於隣里耳目不礙那漢歡喜拜謝臨
別徐信問其姓名那漢道吾乃鄭州列後卿是也是
夜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其緣由進奴思想前夫恩義
暗：偷泪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盪漱方畢列後卿
夫婦二人到了徐信出門相迎見了後卿之妻彼此



驚駭各各慟哭原來後卿之妻却是徐信的渾家崔
氏自虞城失散尋丈夫不着却隨個老嫗同至建康
解下隨身簪珥賃房居住三個月後丈夫並無消息
老嫗說他終身不了與他為媒嫁與列後卿誰知今
日一雙兩對恰：相逢真個天緣湊巧彼此各認舊
日夫妻相抱而哭當下徐信遂與列後卿八拜為交
置酒相待至晚將妻子兌轉各還其舊從此通家往
來不絕有詩為證

夫換妻兮妻換夫

這場交易好湖塗

相逢總是天公巧

一笑燈前認故吾

此段話題做父子姻緣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
同時又有一事叫作雙鏡重圓說來雖沒有十分奇
巧論起夫義婦節有関風化到這勝似幾倍正是

話須通俗方傳遠

語必関風始動人

話說南宋建炎四年關西一位官長姓呂名忠翊職
授福州監稅此時七閩之地尚然全盛忠翊帶領家
眷赴任一來福州憑山負海東南都會富庶之邦二
來中原多事可以避難於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間打
從建州經過輿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為東閩之勝
地今日合着了古語兩句

洛陽三月花如錦

偏我來時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連金虜渡河兩浙都被他殘破閩
地不遭兵火也就見个荒年此乃天數話中單說建
州飢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却為國家正值用兵之
際糧餉要緊官府只顧催征上供顧不得民窮財盡
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
又被官府鞭笞徧勒禁受不過三三兩兩逃入山間
相聚為盜蛇無頭而不行就有个州頭天子出來此
人姓范名汝為仗義執言救民水火羣盜從之如流
嘯聚至十餘萬無非是

風高放火

月黑殺人

無糧同餓

得肉均分

官兵抵當不住連敗數陣范汝為遂據了建州城自稱元帥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門中子弟都受偽號作領兵官將汝為族中有個姪兒名喚范希周年二十三歲自小習得一件本事能識水性伏得在水底三四晝夜因此起個異名喚作范歙兒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為所適凡族人不肯送他為亂者先將斬首示眾希周貪了性命不得已而從之雖在城中專以方便救人為務不作劫掠勾當賊黨見他



凡事畏縮就他歙兒的外貌改做范盲歙是笑他無用的意思再說呂忠翊有個女兒小名順哥年方二八生得容顏清麗性情溫柔隨着父母福州之任來到這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賊一枝遊兵劫奪行李財帛將人口追得三零四散呂忠翊失散了女兒無處尋覓嗟歎了一回只索赴任去了單說順哥脚小伶俜行走不動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順哥啼哭范希周中途見而憐之問其家門順哥自叙乃是官家之女希周遂叱開軍士親解其縛曲至家中將好言極慰訴以衷情我本非反賊被族人逼迫在此他

日受了朝廷招安仍作良民小娘子若不棄早未結
為眷屬三生有幸順哥本不願相從落在其中出於
無奈只得許允次日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為汝為亦
甚喜希周送順哥於公館擇吉納聘希周有祖傳寶
鏡乃是兩鏡合扇的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內鑄成鴛
鴦二字名為鴛鴦寶鏡用為聘禮適請范氏宗族花
燭成婚

一但是衣冠舊裔一但是閨閣名姝一但儒雅丰
儀一但溫柔性格一但縱居賊黨風雲之氣未衰
一但雖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綠林此日称佳客



紅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順相敬如賓自古道瓦礫不離井上破
范汝為造下迷天大罪不過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
豈期名将張浚岳飛張俊張浚吳玠吳玠等屢敗金
人國家粗定高宗卜鼎臨安改元紹興是年冬高宗
命韓勤王諱世忠的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范汝
為豈是韓公敵手只得閉城自守韓公築長圍以困
之原來韓公與呂忠翊先在東京有舊今番韓公統
兵征勦反賊知呂公在福州為監稅官必知閩中人
情土俗其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敕過有地方

人才聽憑填敕委用韓公遂用呂忠靖為軍中都提
轄同駐建州城下指摩攻圍之事城中日夜號哭范
汝為幾遍要奪門而出都被官軍殺回勢甚危急順
哥向丈夫說道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妾被賊軍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援遂為君家之婦
此身乃君之身矣大軍臨城其勢必破城既破則君
乃賊人之親黨必不能免妾願先君而死不忍見君
之就戮也引床頭利劍便欲自刎希周慌忙抱住奪
去其刀安慰道我陷在賊中原非本意今無計自明
玉石俱焚已付之於命了你是官家兒女擄劫在此



與你何干韓元帥部下將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
言語相合豈無鄉面之情或有親舊相逢宛轉聞知
於令尊骨肉團圓尚不絕望人命至重豈可無益而
就死地乎順哥道妾倘有再生之日妾誓不再嫁便
恐被軍校所擄妾寧死於刀下決無失節之理希周
道承娘子志節自許吾死亦瞑目萬一為漏網之魚
苟延殘喘亦誓願終身不娶以答娘子今日之心順
哥道鴛鴦空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與君共此一
面牢藏在身他日此鏡重圓夫妻再合說罷相對而
泣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的說話到紹興二年

春正月韓公將建州城攻破范汝為情急放火自焚
而死韓公豎黃旗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救范
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中一半被大軍擒獲獻俘
臨安順哥見勢頭不好料道希圖必死慌忙奔入一
間荒屋中解下羅帕自縊正是

寧為短命全貞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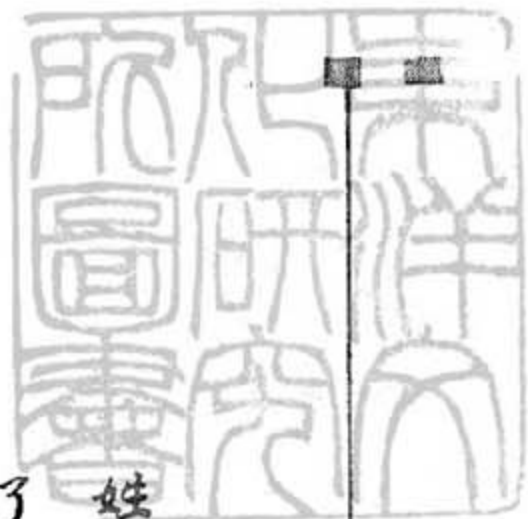
不作偷生失節人

也是陽壽本終恰好都提轄呂忠靖領兵過去見破
屋中有人自縊急喚軍校解下近前觀之正是女兒
順哥那順哥死去重甦半晌方能言語父子重逢且
悲且喜順哥將賊兵打劫及范希圖救取成親之事



述了一遍呂提轄嘿然無語却說韓元帥平了建州
安民已定同呂提轄向臨安面君奏凱天子論功升
賞自不必說一日呂公與夫人商議女兒青年與偶
終是不了之事兩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順哥述
與丈夫交誓之言堅意不肯呂公又道好人家兒女
嫁了反賊一時無奈天幸死了出脫了你你遠想他
怎麼順哥含泪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讀書君子為
族人所逼實非得已他雖在賊中每行方便不作傷
天理的事倘若天公有眼此人必脫虎口大海浮萍
或有相逢之日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

便終身守寡死而不怨若必欲孩兒改嫁不如容孩
兒自盡不失為完節之婦呂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
也不去逼他了光陰似箭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呂
公累官至都統制領兵在封州鎮守一日廣州守將
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公牒到封州將領日投遞呂公
延於所上問其地方之事叙話良久方去順哥在後
堂簾中窺窺等呂公入衙問道適總賚公牒來的何
人呂公道廣州指使賀承信也順哥道奇怪看他言
語行步好似建州范家即若呂公大笑道建州城破
凡姓范的都不赦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廣州差官自



姓賀又是朝廷命官並無分毫干惹這也是你妄想
了侍妾聞知豈不可笑順哥被父親搶白了一場滿
面羞慚不敢再說正是

只為夫妻情愛重

致令父子語忝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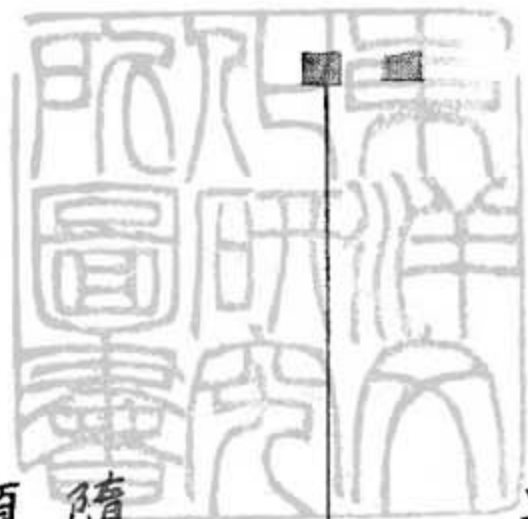
過了半年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呂公衙門順哥
又從簾下窺視心中懷疑不已對父親說道孩兒今
已離塵奉道豈復有兒女之情但再三詳審廣州姓
賀的酷似范即父親何不召至後堂賜以酒食送客
叩之范即小名歟兒昔年在圍城中情知必敗有鴛
鴦鏡各分一面以為表記父親呼其小名以此鏡試

之必得其真情呂公應承了次日賀承信又進衙領
回文呂公延至後堂置酒相款飲酒中間呂公問其
鄉貫出身承信言語支吾似有羞愧之色呂公道歎
鬼非足下別號乎老夫已盡知矣但說無妨也承信
求呂公屏去左右即忙下跪口稱死罪呂公用手摠
扶道不須如此承信方敢吐胆傾心告訴道小將建
州人實姓范建炎四年宗人范汝為煽誘飢民據城
為叛小將陷於賊中實非不得已後因大軍來討攻破
城池賊之宗族盡皆誅戮小將因平昔好行方便有
人救護遂改姓名為賀承信出就招安紹興五年撥



在岳少保部下隨征洞庭湖賊楊么岳家軍都是西
北人不習水戰小將南人幻通水性能伏水三晝夜
所以有范猷鬼之称岳少保親選小將為前鋒每戰
必先遂平么賊岳少保薦小將之功得受軍賊累任
至廣州指使十年來未曾濫之他人今既承鈞問不
敢隱諱呂公又問道令孺人何姓是結髮還是再娶
承信道在賊中時曾獲一官家女納之為妻踰年城
破夫妻各分散逃妾曾相約苟存性命天不再娶婦
不再嫁小將後來到信州又尋得老母至今母子相
依止畜一粗婢炊爨未曾娶妻呂公又問道足下與

先孺人相約時有何為記承信道有鴛鴦寶鏡合之
為一分之為二夫婦各留一面呂公道此鏡尚在否
承信道此鏡朝夕隨身不忍少離呂公道可借一觀
承信揭開衣袂在錦裏肚繫帶上解下一個繡囊
中藏着寶鏡呂公取觀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候
如生成承信見二鏡符合不覺悲泣失聲呂公感其
情義亦不覺泪下道足下所娶即吾女也吾女見在
衙中遂引承信至中堂與女兒相見各大哭呂公
解勸了且作慶賀筵席是夜即留承信於衙門歇宿
過了數日呂公將回文打發女婿起身即令女兒相



隨到廣州任所同居後一年承信任滿將赴臨安又
領妻順哥回過封州拜別呂公呂公備下千金粧奩
差官護送承信到臨安自諒前事年遠無人推剝不
可使范氏無後乃打通狀到禮部復姓不復名改名
不改姓叫作范承信後累官至兩淮留守夫妻偕老
其鴛鴦二鏡子孫世傳為至寶云後人評論范歟兒
在逆党中澀而不溜好行方便救了許多人性命今
日死裡逃生夫妻再合乃陰德積善之報也有詩為
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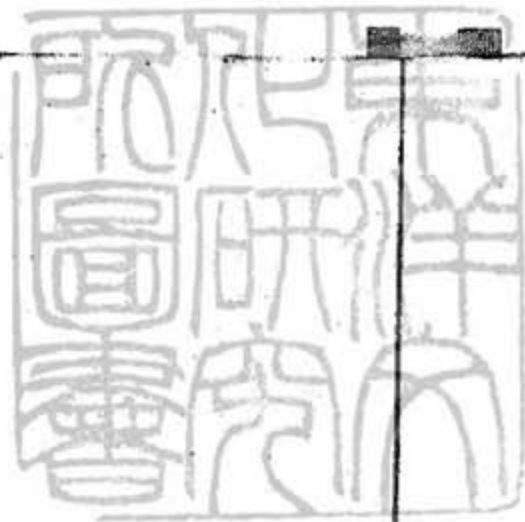
十年分散天边鳥 一旦團圓鏡裡鴛

英道浮萍偶然事

總由陰德感皇天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蔵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